

喜讯！郑州高新区五项课题获教育部立项



本报讯 7月28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研究所校本课程建设推进项目第六批立项课题”开题论证会在郑州高新区召开,高新区五项课题获得教育部立项。

当天的论证会在宏达路小学举行,高新区社会事业局教研和智慧教育发展中心钱水征和5项课题的主持人及课题组主要成员参加论证会。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副所长陈云龙发表了关于校本课程建设课题研究的线上讲话,东北师范大学教授吕立杰和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张雨强进行了线上点评。

经校本课程项目专家组严格评审和课程教材研究所项目领导小组审批,郑州高新实验区选报的《校本课程“英美文学赏析”开发研究》《小学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策略研究》《新课标背景下小学非遗木板年画校本课程建设研究》《构建初中“百草文化”校本课程实践研究》《小学农民画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等五项课题获得立项,被列为“课程

教材研究所校本课程建设推进项目第六批课题”。

郑州中学的《校本课程“英美文学赏析”开发研究》,通过开发设计英美文学赏析课程,借助智慧教育平台学习,提高学生英语阅读和分析能力,开阔学生视野、培养学生兴趣、发展学生个性。

宏达路小学的《小学英语跨学科主题学习策略研究》,通过学习不同主题的自然拼读绘本,融合英文儿歌,数字歌曲,颜色科学小实验,运动动作等主题,激发学生对英文学习的兴趣,熟悉拼读规则和高频词,构建解码能力。

华中师大附属万科城小学的《新课标背景下小学非遗木板年画校本课程建设研究》,统筹学校、家庭、社会的力量,开发利用本土非遗·木版年画资源进行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整合创新、开拓贯通和跨域转换的多种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复新实验中学的《构建初

中“百草文化”校本课程实践研究》,依托中医药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研究中医药文化与课程、活动、实践、生活及环境的有效融合,形成“百草文化”特色课程。

郑州大学实验小学的《小学农民画校本课程的开发研究》,充分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农耕文化艺术精华和劳动精神内涵,有效的融合艺术创作、劳动教育、美育等为一体的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校本课程,以期达到“美劳共生”的教育目的。

专家组对以上课题逐一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指导,对课题选题的时代性、新颖性和课题准备及取得的成果给予了肯定。吕立杰强调,在课程实施环节要凸显校本而课程育人价值,体现课程的实践性,让学生真正做到手脑并用、知行合一;张雨强指出,课题组成员应理清思路,明确课题核心问题,校本课程要重视综合实践性、可操作性、系统性。

记者 孙庆辉
通讯员 万金枝 文/图

高新区新增三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本报讯 7月26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公布了河南省2022年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认定名单,全市共有14家人选,高新区独占3席。高新区3家人选单位分别是浙江大学中原研究院、郑州浩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和河南金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至此,高新区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达12家。

当前,博士后工作站作为吸引、聚集高层次人才的重要载体,为高校与企业、科研与产业、人才与项目融合发展架起了桥梁。博士后工作站的设

立,为高新区吸引和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创新人才,为辖区科技创新提供了人才支撑,在全区产业创新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高新区博士后工作整体呈现稳步推进的态势,随着省、市、区对博士后工作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各企事业单位对设立博士后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的热情逐年高涨。高新区人力资源局不断强化服务管理,开展了广泛的政策宣传,多次组织人员到辖区企业指导申报工作,同时积极与市人社局对接做好推荐工作。

在去年的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申报过程中,高新区迎来了申报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新的高峰。

截至目前,高新区共有21家博士后科研工作分站、12家省级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11家郑州市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增长速度及站点数量均居全市首位。博士后载体建设的不断加强,有力地促进了产学研结合,对促进企事业单位科技成果转化,推进企业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推进作用,为全区经济发展、人才高地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记者 孙庆辉

漫读:给自己找个快乐的理由

起床发现眼睛肿得抬不起眼皮,不意外,因为昨晚刚哭过。不再年轻的皮肤水肿得特别快,却消失得格外缓慢。没能忍住的泪水,要用今天漫长的冰敷加按摩才能消解贻害,我又陷入新一轮的懊悔中。

昨天哭了至少两场。上午,一杂志社的编辑姐姐编到了我的一篇描述失眠的随笔,特地发来问候,遂聊起育儿压力和情绪问题。一开始也没那么脆弱,但是对方每一个“我懂”“我理解”,每一个拥抱的表情,就不知所以地触动了我的泪点。羞于在办公室啜泣,我只好跑到了楼下汽车里。

晚上批改孩子的数学作业,匪夷所思的错误使愤怒和不解充满我身体的每个细胞,我想长啸一声当场罢演“慈母”的角色。委屈,恐惧,悲哀……摔过书、扔过笔之后,我像一片破败的树叶,颓唐地枯萎在地上。无力地给孩子姥姥发微信:“妈,你能过来吗?”“妈”字打出来,眼眶就又开始湿了。

好像是情绪真的生病了。在别人看来,我是那么正常。我每天和别人如常地寒暄家长里短,如常地吐槽孩子的表现,如常地附和着每一个笑点,如常地抱怨自己的嘴馋和减肥艰难。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开心的滋味,找不到快乐的理由。偶尔因为一片夺目的蓝天、一只小狗可爱的眼神,莫名升起一点点开心的感受,反而感觉不适应、不正确、不可能,告诉自己快打消这个罪恶的念头,快回到你自己那潮湿而压抑的壳子里。

就连锻炼也停了很久。曾经我是那么用力地想要活好一点、久一点,小心翼翼,把白糖都换成木糖醇,大米替换成糙米,咬牙切齿地撸铁,筋疲力尽地跑步。并不是那时的世界更可爱些,只是当时的自己觉得有义务为了我的“责任”保重好自己、爱自己。好像就是从疫情的第二个年头开始,我不再敢于乐观,总是隐隐有种“这还没完”的预感,不敢对当下的一切做任何结论。日常卷缩



在一种瞻前顾后的微弱心态之中,再也不是延展的、独立的每一天。我慢慢地泄了气,停止了运动,停止了健康饮食。不知道是在和某种无名的东西对抗,还是在和内心最深处的厌倦妥协。我打破自己好不容易建立的向上的、积极的生活秩序,好像只有这样,才拥有了一种近乎“同生共死”的安全感。

刷小视频,看到让人愤怒的新闻,生气起来竟会一脸泪水,像个被欺负得还不了嘴的小孩。点外卖,被美团备注为“聋哑人外卖员”的小哥把外卖放在小区门口,留了条“你的外卖我放桌子上了”的短信,就能让我哽咽。逝去了亲人的老人,拉着手跟我絮叨几句无法面对现实的悲痛,我会哭得比对方还痛。有时,我共情的泪水甚至让对方惊慌失措、目瞪口呆,而这,更让我懊恼于自己的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脆弱,不合时宜的悲观,不合时宜的我,别别扭扭地行走在这世间,成了一个爱哭的病人,一个疲惫的爱哭的病人。我无法消解这份无措和不合时宜,只能在每一个孤独的瞬息,想起英国作家毛姆的话,“一个人能观察落叶与羞花,能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他怎么样”。无法活成一个对生活充满钝感的快乐的人,那就当个生活也不能把我怎样的细碎而敏感的人吧,也是一种没有退路的和解。 马尧

